



【文化杂谈】

# 务却浮词

现在有些网络大咖，每天文字产量不小，甚至嫌写得慢，直接用嘴说，喋喋不休。今人喜欢挣快钱，顺势喜欢读快书，让别人替自己阅读与思考，告知现成的浓缩体会，省略过程，直奔结果，好像很长学问。浮躁构筑了对网络说客的需求。意见领袖们有多少值得留意的观点？天天量产，日日更新，维护这样的节奏，其实挺累的，再博学的人也有山穷水尽甚至理屈词穷的一天。网太庞大，人太渺小。大得无边，小得可怜。于是“论道”成了公司化的组织行为，思想就成了生产线上的商品。正如王夫之所说“文章本静业”，不能太热闹。围观那些煽情话题与即时思考，不如安心读典。

唐代文人刘知几提出“务却浮词”，对可有可无的表面文字不以为然，批评《史记》用词不利索，连司马迁都不入其法眼。中国语言非常丰富，也非常简练。联合国的多语种文本，数汉语最薄，方块字省纸，虽然学起来费事，功夫更在落笔之前。刘知几赞赏“晦”之美丽，不是晦涩，而是含蓄，言外之意更有趣。“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把所有的话都说尽，就没了想象空间，别把读者当傻子，他们懂的。

我曾经为博士论文拜访一位名家，他听我介绍了好半天才反问：你的论文写那么长干什么？点灯熬油地弄了几年，只得到这一句指导，我当然不满意了，但他再说时，还是这句话。后来读了该学者的文章才知道，此话是其一生的体会。他说年轻时怕文章写不长，拼命朝里塞东西，年龄大了怕文章写不短，拼命朝下删东西。我们这些懵懂后生无法立刻理解，到了年纪大时才开窍。大书的确有些转来转去的文字，显得厚重；短文必须一针见血，容易露出马脚。老了不是没话说，而是对废话敏感了，说废话也费神，索性闭严嘴巴多休息一会儿。人在咽气的那一天话最少，活了一辈子，可说的事情很多，但语言成了多余的东西，撒手人寰，就什么都没有了，包括话。这生死体验有宗教情结。最近读到一位英年早逝的学友的文章，对他获奖的等身著作没什么印象，倒是行前反思人生的微文振聋发聩，他较一般的人话多，离世时也如此，但跟先前比，精到得可以了，只是晚了些。逝者为大，愿他在天堂无言。

我的职业是码字的，不但写一句有意义的话很吃力，就是写废话也不容易，废话也是话呀，总要有闲聊的本事，可惜我不擅长谈天说地，只好慢慢酝酿。时尚写手们的洋洋洒洒让我望尘莫及。本人天生只有些慢能力，如果这也叫能力的话。我时常自我解嘲：顿悟是悟，渐悟也是。

作家赵树理认为，能写成“鸡叫，狗咬”，就不要写成“鸡在

叫，狗在咬”，成熟的作家惜字如金，尽管按照字数拿稿费。北宋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开头原来很长，后来只留了一句“环滁皆山也”。如果是现代汉语，还可以省去那个“也”字，更干净。世界上最短却包含充分信息的对话是法国作家雨果与出版商之间关于《悲惨世界》的问答，雨果询问审稿结果，信上没有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出版商很快回复了，也只有一个标点符号——“！”。此时无字胜有字，把话省没了，留下的是经典。

贺拉斯把文章中卖弄辞藻的段落称为“大红补丁”，补丁后面就是破绽。我年轻时爱攒漂亮词儿，见一个抄一个，不时地用进文章。后来发现它们多是赘肉，下死手割舍，文面会清爽许多。贴切了就生动，不是故意挤出来的文字就有文学意味。我们读《诗经》时，感受不到那个想拼命炫耀词汇的诗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正如苏轼所说“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中文词汇太丰富了，像中国食品一样，小心营养过剩。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推崇的“电报体”作品文风清新，他喜欢“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将文字“乱毛”修剪干净，写出来的是剩下来的。他有一个恰当的比喻，美文像座冰山，八分之一在水上，八分之七在水下。说出来的不多，没说出来的多，不写什么比写什么更重要，精彩不仅在文字里，更在文字外。记者问海明威成功的秘诀，他说，站着写，而且用一条腿站着。怕累吗？那就赶快结束。

唐代诗人贾岛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何等艰辛？何等感动？我虽没有这样的耐心与情怀，但是也在努力催动自己的言说有些亮色。锤炼字句是不断的否定过程，那些当时的兴致之笔，在冷处理一些时日后重读，常常变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最初以为文字放久了也会变质，实际上原本质量就不高，只是写作当场心气正盛，所以自鸣得意。

季羡林说他最满意的东西都是70岁以后写的，沉默了几十年，该说的话一定有重量。人的秋天，也是地的秋天，果实熟透了，自然甘甜。春夏的半成品青涩，因为生长期不足数，大棚里的东西变了味道，因为颠倒了自然循环。现在的许多时尚文字窖藏不充分，致使泡沫太多，再大的气泡也只能挺一会儿，挨不到秋天。所谓的文化快餐，快写——快读——快扔，满足瞬间娱乐，不重视精神深处的长久愉悦，缺乏对核心内容的反复探究，“面”大“点”不深，速度代替了深度，信息代替了思想，这是一种文化倒退。“致知”永远高于“博知”，知多了很好，知透了更好。

(本文作者为青岛大学教授)

【社会观察】

# 家长应当不做什么

我既是教师也是家长，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总免不了考虑教育问题。我常常思考的是：作为家长我称职吗？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总有人说，你不必自责，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就是母爱和父爱。孩子将来能回报十分之一就不错了。话虽有理，但我并不完全赞同。爱自己的孩子，是我们的本能，不是为了回报。本能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如果老想着母爱和父爱的伟大，就会掩盖我们作为家长的许多过失。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第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的体会是“失败的家庭教育都是相似的，成功的家庭教育各有各的成功”。成功家长的成功别人难以复制，而失败家长的失败却是有共性的，应该引以为鉴。我赞成的是这样的教育方法或者说理念：

首先，不把孩子当“孩子”，而是当朋友。这个道理很多家长知道，但大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培养孩子的自尊心比什么都重要。把孩子当成“孩子”，家长的权威强了，孩子的自尊心受到压抑；把孩子当成朋友，家长的权威弱了，孩子的自尊心随之增强。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是平等的关系，“虎爸”“虎妈”不对，“小皇帝”也不对。家长应像尊重朋友一样尊重孩子，孩子也要像尊重朋友一样尊重家长。孩子不是你的玩具，也不是你的“小祖宗”；孩子不是替你实现理想的工具，也不是你不良情绪的垃圾桶；人家的孩子不必是你孩子的榜样，你也不应是人家家长的楷模；像对朋友一样，既不能有过高的期望，也不能有过分的迁就；既不能“棒杀”，也不能“捧杀”。朋友之间就应该在一起玩，就应该经常平等地交流，既要真诚表白，又要耐心地当好听众。凡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必须做到。比如，绝不能失信于孩子！你对孩子撒一次谎，孩子可能再也不相信你了。再比如，不要怕向孩子认错。你能向朋友认错，就应该能向孩子认错。你把他当作大人，才有利于他自我意识的强化。家长认错，孩子暂时可能还不懂得什么，但教育就应当是从懵懵懂懂之时开始。

再者，不要包办代替，孩子能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家长替孩子做得越多，孩子成长得越慢。多让孩子做他能做的事情，就会不断提高孩子“我能行！”“我长大了！”之类的成功体验。可惜，

太多的家长恨不得除了学习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替孩子包办了。这其实是对孩子很深的伤害：首先是伤害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家长包办的理由，往往是“你还小”“我帮你”之类。这无异于告诉孩子“你不行”。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必然受伤。其次是隔绝了孩子的成长体验。孩子这也不做那也不做，如何在体验中感知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如何获得提升自尊心的成功体验？再次，家长包办的结果遏制了孩子的潜能，甚至会培养孩子的懒惰和依赖性。对于孩子自身潜在能力的成长，任何依赖都是一种遏制、限制，甚至会导致其萎缩。孩子的潜能远远大于家长的想象。如何开发孩子的潜能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且相信他能做好。如果你代他做了，他就总也长不大。不是有一些独生子女外出参加夏令营，不知道煮熟的鸡蛋应该如何剥皮吗？俗语说：这是惯坏了！尼采说：最大的善往往包含最大的恶。

另外，不要给孩子的未来提前设计，让他学会生活。现在很多家长都花高价把孩子送进各种特长班，有的是想让孩子成名成家，有的是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多的是随大流，似乎不这样做就是不负责任的。聪明的犹太人有一句千年流传的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们今天给孩子设计的将来，很可能是要被后人嘲笑的。望子成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但孩子能不能成龙，决不是靠我们把孩子送进特长班就能实现的。有人说我这种“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态度是不是宿命论？现实告诉我，一个人的成功决不是家长为他安排好的。根据我所读到的人物传记，20世纪中国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是沿着他父母从小为他设计的道路而超尘拔俗的。为什么不可设计？因为你是用昨天和今天的经验设计孩子的明天，明天会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明天肯定不是今天，更不是昨天。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几个人能有20年后的预见力？既然孩子的未来不是家长所能设计的，那么家长最应该做也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让孩子学会生活，教给他们生活的能力、生存的能力，就像鸟妈妈教小鸟飞翔。鸟妈妈若是不教，小鸟永远也飞不好。教它自己飞，小鸟能飞得很远，飞得很高。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宏力

□魏建